

# 彼岸花

文/龚舒琴

一枝彼岸花,淡淡的红着。一从四散颓废的花中,有一份遗世独立的薄凉。隔着秋的风,我们相望。她静静地开在东吴古道上。那是通往北固山甘露寺的古道。传说中,彼岸花,只开在黄泉路上,或者忘川河边。

北固山,一个流淌着太多权谋记忆的地方。几个绝世男人运筹帷幄的疆场。孙刘拒曹,火烧赤壁。在三国厮杀的天空中,有一朵新红,那样的耀目。像闪电,孙小妹,和北固山唇齿相依。

有人说,三国纷争中,风起云涌关键时刻转了乾坤的,孙小妹。

有人说,三国女人中,在政治婚姻中能够领略到爱的温馨的,孙小妹。

其实,在三国浩浩荡荡的烟雨中,孙小妹只存在了两年多。她的出场和离开只和一个人有关。刘备。

一场政治赌博的婚姻。一个乱世枭雄,53岁。一个待字闺中,19岁。老夫,少妻。以权谋开始,以爱情结束。

在硝烟中驰骋的男人世界里,爱情到底有没有分量。我无法评说。但刘备说过:

“兄弟是手足,女人似衣服”。我更愿意相信,娇憨可爱的孙仁,还是赢得了刘备喜欢的。至少,在北固山,因为吴国太的喜爱,两人还是过上了难得的举案齐眉的日子。没有硝烟,唯有儿女私情。尽管,在北固山麓的长廊内,正有重兵埋伏。贵为东吴郡主的孙小妹,关键时刻,用自己地位显赫的聪慧顺利帮助丈夫逃离东吴。而此刻的刘备,风雨兼程,不离不弃,带着娇妻,重返蜀地。

可惜,爱情的耳鬓厮磨终究敌不过江山的诱惑。孙小妹刚烈也好,柔情也罢,刘备眼中,她只是吴国放在身边的一个“卧底”。甚至孙小妹侍从们的持剑配饰都成了他防范的理由。“衣服破,尚可缝;手足断,可奈何?”为了江山的刘备,丢下孤单的孙小妹和刘阿斗,继续出征。

历史再一次给了权谋一个机会。孙权,再一次利用了亲情,以吴国太病重为由骗回孙小妹,剑指刘阿斗。但,最终,还是刘备的兄弟们,放走了孙小妹,留下了阿斗。

孙小妹的

身影,是孤单的。

孙小妹是重情的。回归江南不久,传刘备兵败尸陈白帝城。这回,史书上没有交代。是孙权再一次欺骗,还是刘备的欺骗,反正,痴情而刚烈的孙小妹信了。她独自来到江边。望着滚滚江水,想着曾经的美好,投江,追随刘备的脚步。

孙小妹的逝去,赢得了后人一片赞扬。史书盛赞其贞节殉葬。其实,两年多的相守,在孙刘之间到底有多少爱的成分,我无法去揣度。但女人的直觉,我相信他们之间是有爱的。孙小妹的投江,于她是一种解脱。那是一种政治婚姻的尴尬。她原本只是骗人的棋子,可她爱上了不该爱的男人。她是妻子,但却是敌国的女儿。选择滚滚江水的包容,是对那场政治婚姻的抗议,是对夹在孙刘对抗之间的一种艰难解脱。她回不去了,回不去的是刘备曾经给过她的那一难得的温柔。回不去的是曾经天真无邪舞刀弄剑的小女儿日子。

祭江亭上。放眼望,一江浩瀚的长江水已经失去了往日的惊涛拍岸,显得那样的温柔。孙小妹的那份至死不变的情爱让江水不再肆虐。

荆州一别,他们终未相见。就如同眼前的彼岸花。

彼岸花的花和叶是永不相见的。据说是为了惩罚那一对没有听从天帝告诫的恋人。

孙小妹也是。她的皇兄孙权在决定她这场婚姻的时候,只是为了东吴的江山社稷。为了家国,小妹必须牺牲自己的爱情。但没想到,他们居然假戏真做。隔着千年的光阴,隔着遥远的时空,我闻到了孙小妹心里的哀叹和无望的相思。

北固山,一个凝结着孙权家族命运的疆场,时事承转,太多人和事都已灰飞烟灭。如当年提出和亲结好的鲁肃,如躲在长廊后面的周瑜。唯有孙小妹留下了。留在了那高高的悬崖峭壁上,留在了滚滚长江水中。

举目望远,长江水进入镇江境内变得那样的温婉。夕阳下,一抹孤寂,渔舟唱晚,凝重,动人。

如今,古迹已通。唯“蒹葭满耳秋涛起,又听渔人唱明月”。秋风中,我一个人,呆坐良久。



## 西海,一个美丽的传说

文/无翼鸟

今年的青海之行,最令人难以忘怀的就是西海。

七月底的一天,我们乘车沿着青海湖南岸向西海,向金银滩进发。这正是青海湖边油菜花盛开的时节。青海湖好像上天落下的一块硕大无比的碧玉,大块大块浓艳的黄色与大块大块逼眼的绿色相间,给青海湖镶上了一圈绚丽多姿的花边。从空中俯瞰,仿佛一个花篮里盛放着一块温润的玉石。

我们就沿着这个巨大的花篮边沿向前行进。猛然间,一座银白色的沙石山突兀在眼前,一扫刚才满眼的金黄和碧绿,车子缓缓地翻过了山头,眼前又是一片绿色的海洋,这儿就是著名的金银滩。

金银滩是西海最美的地方,分为金滩和银滩,一条小河穿流其间。北岸盛开着一一种叫金鹿梅的金黄芳香的小花,所以称金滩;南岸则是洁白如银的银鹿梅,所以称银滩。正是金鹿梅和银鹿梅盛开的时节,满眼望去,星星点点,在阳光下,如孩童的眼睛眨呀眨的。这儿广袤肥沃,空气纯净,碧草如茵,雄鹰高翔。羊群如浮云般徜徉在绿草上,牦牛如黑豆般散落于花丛中,衣着鲜艳的藏民,骑着马儿悠然穿行在羊群与牦牛之间。远处,山峦起伏,白色的蒙古包点缀在山坡、草地上。这简直就是一幅绝美的画卷。这里太美,美得让人心颤;这里纯净,净得让人感觉蓝天和白云触手可及。

这里的景美,这里的故事更美!

1939年的夏天,一个著名的电影摄制组来到金银滩,准备拍摄一部影片。导演找到当地同曲乎千户的女儿萨耶卓玛扮演影片中的牧羊女,邀请正在西宁教书的王洛宾扮演牧羊女的帮工。那时金银滩上有个说法:“草原上最美的花儿是格桑花,青海湖畔最美的姑娘是萨耶卓玛。”此时的卓玛正是情窦初开的少女。头发梳成了十多条小辫披在身后,两只大眼睛闪烁着大胆而炽烈的光芒。

王洛宾被眼前的美人美景陶醉了,失神地凝视着卓玛,卓玛举起了手中的牧羊鞭,轻轻地打在了王洛宾

的身上,转身跑了。王洛宾呆立在原地,细细回想着那一鞭的滋味……

在返回西宁的驼峰上,王洛宾借助哈萨克民族的曲调唱出了不朽之作《在那遥远的地方》。

就在王洛宾和卓玛的故事传唱了六十多年后,金银滩、西海又在流传着一个凄恻感人的故事。

故事的主人公是一对大学生恋人,一个叫瑛,一个叫勇。

那一年,他俩一同报名成了环保志愿者,一同走进空旷寂寥、人迹罕至的可可西里。瑛所在的观察站在人比较多的不冻泉,勇儿被安排在条件及其艰苦的陀陀河观察站。

每隔一段时间,勇都要到瑛那里去汇总数据资料,并带给她许多趣闻和阳光般的笑声,却从来没有提过一个苦字。而瑛却从别的同伴那里早已得知陀陀河生存条件的恶劣,知道他怕自己担心……而她唯一能做的也就是为再次别离默默地准备一切。

两人就这样默默地爱恋着,苦守着那份真情!

这是最后的一次汇总,之后他俩便可将资料移交给下批志愿者,双双返回温暖的家了。瑛急切地盼望着与勇见面,他上次来时,说发现了一种很美的植物,会开小小的淡淡的花,纤弱的身体总是伏在石缝中躲避着风雪

的侵扰,他说要给她带来的。这一天,阳光是那样耀眼,明晃晃的,照在雪地上,睁不开眼。沉寂的不冻泉观察站一次来了三辆小车和那么多人。瑛怔怔地望着这些围着她的陌生人,不安地等待着。一株栽在茶缸里的小花,被默默地放在她床上,瑛似乎明白了些什么,只觉得那颗明晃晃的太阳刺痛的已不仅仅是她的眼睛,更是她的心……

在归来的路途中,遇到狼群围困,勇和另一位难友在车里冻饿而亡。可可西里把他永远地留下来了。

西部歌手刀郎在西海的一次采风,听到了流传在这片土地上的凄美故事,歌歇不已,为瑛和勇写下了那首《西海情歌》。我想,这首歌也会像《在那遥远的地方》那样传唱下去吧。

啊,金银滩,西海,你还有多少美丽动人的故事和传说?



### 神之舞之

在镇江的许多方言中,有一些外来语,这是因为镇江特定的地理关系造成的,这些外来语中,有来自北面的淮扬话,有来自西面的皖宁话,有来自东南方面的吴语系的影响,还有少量是汉化的英语。

“神之舞之”就是从吴语地区传来的,以后又被吸收为镇江的方言,而且这个词流传的面还颇广。镇江人形容一个人指手画脚,或者过于干涉、过度的行为,都称之为“神之舞之”。这个词不难理解,可以望文而生意:一个人说话时神采飞扬,手舞足蹈的样子就是“神之舞之”:“你这个样子,太神之舞之了!”这是个贬义词,用于批评。

### 吊儿郎当

“吊儿郎当”出于吴语,形容一个人的行为过于随便,不受拘束、不合礼数的样子:“看你这个吊儿郎当的样子!”但是这个词怎么写,却是有着微小的差别。有人

写成“吊尔浪当”,有人写成“吊儿郎当”,其实这些都是音近的词。古时犯罪的人要戴上手铐,手铐下面垂吊着铁链,铁链相互击打时会发出响声,“银铛”二字是形声字,“银铛入狱”这个成语就是这么来的。它并不是说行为随便的人都是罪犯,而是形容一个人的行为随便了,就像是垂吊着的铁链那样,随意晃荡。这其实也是个贬义词,应该是“吊儿银铛”。甚至还有人写成“吊儿郎当”,那就下流了。这个词文雅的人也说,它不会是个下流词。至于在上海地区,还加上个“吊儿郎当顾尔金”,是出于一部电影里主角的名字。

### 哪一码对哪一打

镇江人在说摸不着头脑的时候,会说:“真不知是哪一码对哪一打!”形容其乱。这个词出于商业用语,商店里摆放商品讲求顺序,按类归档,便于寻找,上面都编有号。码即号,十二只为一打。码要归于打,不能乱。但这个词要说成是“哪一码对哪一沓”也行,旧时布店里的布是按一沓一沓摆放着的,有人来买布时按沓来寻号。这句话可以双解,都对。

文/王川

编辑 何青 版式 郑海仑 校对 孙光友